

云居随笔

□宁肯

2012年,我在密云水库南岸寻得一间小房子,开始写我的第五部长篇《三个三重奏》。长篇小说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写起来旷日持久,写作本身的感触也异常丰富,因此常会停下来观察、回味、沉思,即兴写下,如同心灵的摄影。忽忽两年过去,四季轮回,竟积下不少心灵之照。

云居

壬辰年春,寻山野小居,入密云之水库南岸,得一厅一室一露台,坐拥阳光,或看云起,曰:云居。

雾是一种思想

大雾,松鸡,鸟,猫,一切都在雾中,雾也在雾中。细密的鸟叫声似乎也因大雾变小了,而松鸡之声几乎有破雾之状,一如在雾中大声吹喇叭。猫在树上,好像在思考雾,一动不动,只挨一只,一种集体的思考,似乎雾是一种思想。

真空

午后,风,因为玻璃,一切如同静物。暂时的阳光,摇摆的松针,去年的彩旗,因为无声像哑剧。猫走在风中像走在真空中,平时就像梦幻,这会儿更像。惟有狗是现实的,与风、玻璃,哪怕瞬间暗下去的阳光无关。甚至个别的人也像走在真空中,为什么狗就不像呢?呵,阳光又亮了,玻璃却无动于衷。

语言诞生

只有在自然中才对自然现象敏感:晨曦,日出,万物感光,不同方向山峰感光也不同,草、树、木栅、小径、石阶、墙体、露台,都有对光线反映的方式。而这一切都被环山衬着,这很重要,没有背景就称不上近景、细节。只有相互映衬,互为镜像,一切才显出自身与他者的意义。惟此才可看,语言因此诞生。

大风刮过的天

墙体上的暖色调感光与山顶之上碧蓝的天空,几乎可以让人想到海边早晨。甚或比海边早晨还澄净。这是被八级大风刮过的天,从昨晚碧透的繁星就可想象到今天早晨的天空,霞光的层次像用沙子建筑的坛城一贯追求的效果:整齐,变幻,最终为空。

完全相同的一天

与昨天完全相同的一天,举起相机,最终没按下快门。一切都太相似了,并着迷于这种相似:这一天几乎是每一天。对于僧人而言这样相似的日子再普通不过了,他们的每一天是同一天。他们的时间和常人不一样,他们的目光是不变的。

听觉比视觉古老

春雨,淅沥,轮回之声。听觉似乎比视觉古老,生命在声音中可抵达史前,譬如这浙浙沥沥之声。亿万斯年,声音没变,眼前的一切变得不可思议。视觉与听觉在方向是相反的、分离的,在疾速城市化的今天尤其是这样,这也是人们内在分裂的原因。我们的城市还有统一的视觉听觉吗?

在声音中辨识

一个城市没有老建筑,等于废除了自己的时间与历史,自然界的声音也会很怪异,好像灵魂难以附体,没着没落,比如雨,除非闭上眼,像盲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盲人是幸福的、从容的,他们在声音中辨识着一切。当然,如果附近有推土机的轰鸣,他们也会更惨,被剥夺得更干净。

嘎嘎嘎

早雾,没有渐渐升起的霞光,但天还是亮了。一切都在复苏,特别是鸟,最早活跃的就是它们。最直率的是喜鹊,嘎嘎嘎,它们一叫掩盖了许多鸟鸣。不过仔细听并没真的掩盖,相反有了高低错落的层次。在“嘎嘎嘎”之中,细碎的鸟鸣不为所动,完全是不同的

普者黑有处壮观的万亩荷塘。清晨,彝家阿妹,阿爸撑着筏子,载我们一行穿行在浩瀚映日荷花中。穿行在荷花丛中,不禁使我回忆起家乡老屋旁的荷塘,那小小的荷塘,蕴藉着我温馨的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每至荷花怒放时,便迎来了我们最欢乐的日子。站在荷塘边,将水洒在荷叶上,望着簇簇水珠在荷叶上灵动地滚来滚去,仿佛是珍珠在荷叶中闪着美丽的光泽。摘一辆莲叶做阳伞,或将荷叶卷成笠帽扣在头上,与小伙伴躲猫猫,光着身子潜入水中采掘莲藕……那些充满童趣的荷塘记忆,始终鲜活地留存在我脑海中。

筏在塘中,人在莲里。站在筏子上的阿妹,探水几篙开口道:“尊敬的客人,在塘里都看到了什么,说来分享噢!”是个活泼调皮的丫头。“荷叶满塘噢!”“还有呢?”“荷花,红花、白花!”“还有呢?”

声部,不同的世界。

春回地暖

风中的艳阳,环山,逆光,加上侧光,270度的视野都是阳光的影子,褶皱,重山,光与影错落,一波一波,大地的运动似乎同样遵循着潮汐的运动。去年雨水好,今年又多雪,山上毛茸茸的植物虽未返青,但在发育,有种抑制不住的蓬勃。早年读过一本书叫《春回地暖》,汉语独特的生息与魅力,此正其时。

小事物

小的事物才是人存在的方式,一个雨点也可盛下灵魂。清明的雨从来不大,像一种交谈,这样从容,润物无声。

夜雨

天已亮,但未听到鸟儿叫,许是夜雨的缘故?出去看,的确还在下雨,烟雨濛濛。偶有一两声松林深处喜鹊的叫声,也很弱,且漉漉的,没有呼应。如果是晴天,鸟儿叫早成一片了,大大小小几至吵人。但此时只有太长的从昨天到此刻的雨。不知雨和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会儿叫声一片会怎样?

水下

早晨,总让我有一种在水下的感觉,这没人打扰的世界清澈、感光,反射着光,仿佛一种呼应。如果不是水下很难有这种感觉,但早晨某个时刻会有。这时刻稍纵即逝,会有突然从水中升到世界上的感觉。此刻就是,水消失了,太阳已让寂静变得喧哗。

春天中的冬景

春天中的冬景——在春天,最有力量的仍是冬天:一切如此清晰,固执,遗世。观想这样的春天,有种亘古的东西,不能用季节划分,或许用寒武系、冰河期界定更准确。

北方的山

北方的山就是这样,总有一种凛的东西。但和东北又不同,不空旷,阔大。就是沉默,整伤,内敛。不清、秀、翠,普通。而有潜在力量,而且坚定。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又像有无尽的话语。与音乐无关,但又是一种旋律。



春风吹来时,山中花开了。我就天天看,与花一起老。老树 图/文

《三个三重奏》

霞光,春天,《三个三重奏》写了两个春天了,在这样的光中持续两年做一件事,在古代或许常有。在许多古代器物上可以看到一种无时间的时间,非生命生命,东方精神,让人惊叹。什么时候我们失掉了这种精神?不再安宁,时光未变,霞光未变,回到时间深处越来越不可能。

去年的韭

挖了两棵玫瑰,取了西红柿苗、芹菜苗,还准备种竹子,但露台土不够了,遂想起去年坡上开了一小片地。那种植韭菜、西红柿,有土。有露台的经营,那儿准备放弃。去秋,收获过西红柿,就再没去过。遂拿了袋子、桶、铁锹去取土,结果一到那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去年的韭菜又长出来,且已长了好久。去冬那么冷,一次也没看过那片地,那片曾收获过异常甜美的圣女果和韭菜的菜地。心理上早已放弃。开春偶然想到也从未有心思去看,直到想到去取土种竹才又想到它的价值。结果人家长得好好的,仿佛赌着气长,今早5点多就赶快起来去浇水。

小角度

在小角度的玻璃上,看见日出。不规则的太阳鲜艳,更像火焰,真正呈锯齿状。稍变角度,又是双黄儿的。坐北朝南,幸有对窗,否则日出是看不见的。正描述之际,整个玻璃已是曙色,一如暮色,火焰与双黄儿均因太阳的运动消失。但另一扇玻璃又突然感光,呈现

出更大的火红的夸张的简直是液体的太阳。

竹

竹,三变五,生活变新。新来自旧,延而续,前后都有方向依怙。喜旧则视老竹,求新则凝新颖。旧强于新,新锐于旧,继旧布新,非除旧布新,方自然,永续。一段超现实的藏地旅行亦如旧生活之颖,回头看旧竹,越感旧之宁静,深邃。年深日久,怎不蕴含新锐?新旧旧握之才真正锋锐,如锋之于骨。

大地回过神来

云居巨雷,暴雨,而且是连珠炮式的巨雷,从未见过这种辟雷,有一刻巨闪把房间灯闪灭,顷刻黑暗,然后巨响,山崩地裂。奇迹的是灯又都亮了,好像大地回过神来,毁灭与更生瞬间完成。

向日葵

早晨看菜地,西红柿、韭菜疯长,小葱茁壮。看来不仅人喜欢疯,自然界也喜欢疯,且疯得没边。这些天真是罕见的茂盛,一切都在向天空疯,雷声滚滚,石头彻底沉默,被覆盖,绿的锋芒所向无敌。疯,只有大片高大的向日葵低头不语,仿佛提前领罪。

云母的金色声音

我喜欢看着远山写作,看浮云,听零星鸟叫。喜鹊,百灵,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前者如无节制的笑,后者如天光乍泄,如一种云母发出的金色声音。更早的时候,这种声音响彻山顶,即使松鸡扯着爆破般的嗓子乍叫,也无法让百灵的合唱有一点逊色。但这只是天刚亮时候,现在麻雀的声音统治了所有空间。

消音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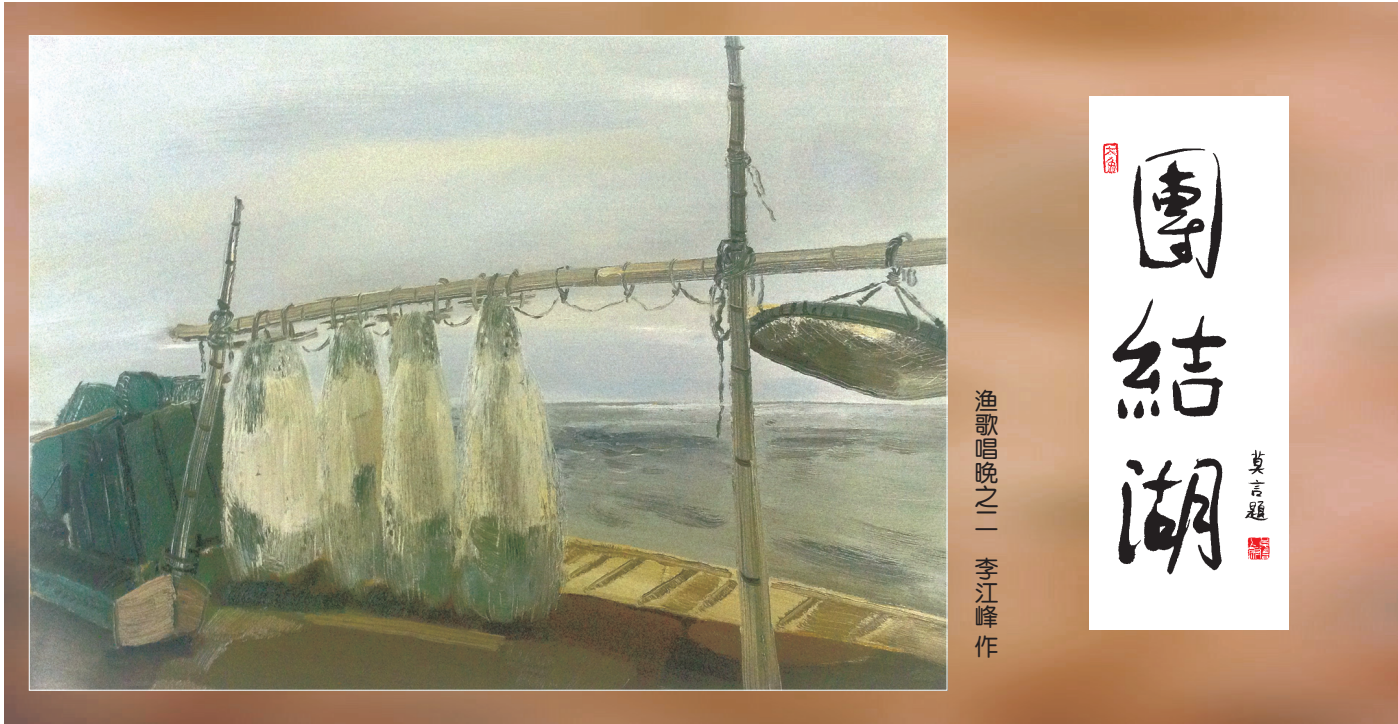
秋虫的叫声压倒了鸟叫,西红柿被果实压垮,虫叫如纺织的声音——大地仿佛在细密地织布,不知有多少台小机器混编成了庞大的机器网,并统一做了消音处理。一切都是轻微的,轻微得无边无际。实际上不是压倒了鸟叫,是鸟消失了,真奇怪,它们似乎甘愿退出某个时刻的舞台,不知自然界有着怎样的秩序,似乎上帝已从人之行列退出,专管草虫风物。

一种蓝

松鸡非身上的蓝接近孔雀,从容地穿过石径,从人工草坪进入野生灌丛,虽从容,不怕人,但仍不及拍照。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过去只闻其声,声音不好,粗俗,乍叫,如泼妇骂街,没想到形态如此之美。

雾

雾是弥散的,岚气是凝脂的。地形不同,雾气的质地也不同,在山上,雾气遇阻而凝,有了质感,在地上无所依止,散散漫漫,似无魂无魄。但太阳一出,无论凝脂散漫,有魂无魂,顷刻乌有,为同一种命运。此时大地山峦露出本来面目,仿佛刚才不过一种雾与岚的游戏。散漫也好,质感也好,皆不能认真。



渔歌唱晚之二 李江峰作

莲里行

□张桂柏

我们顺口应着,没准备与她应对下去。阿妹机灵得很,忽闪着大眼睛,随又道来:“小妹跟阿爸莲里撑篙多年,识得莲性头一宗是翠!”她话音刚落,众人望着俏皮的阿妹,和她背后美丽的荷塘,恰似一幅优美的风景画。远处浮动着蒙蒙浅翠,近处涌动着层层深翠,新芽根根崭露着嫩翠,水下是沉沉的墨翠。翠得通透,翠得青春,翠得古朴,翠得厚重。都说翠养人眼、宜人、延人寿。阿妹道出了荷塘的奥秘。

竹筏续行,阿妹又开口道:“请问来客,闻到什么了吗?”

大家应声:“清香!”

“对喽,这是莲性又一特色,香,识得香,再闻香,不一样哦。”

我们轻闻、深吸、细品。莲叶、莲花、莲蓬原来各具香气,而迷人之处,是那由内而溢出一股幽香,随风袭来,香沁心脾,润至肌理,仿佛整个空间无物不感香。船行莲里,莲是香的,风是香的,水是香的,人是香的。

竹筏慢慢前行着,彝家阿妹这时却不开口了,篙也不撑,任由坐在筏后的阿爸轻摇慢划。阿爸自始至终不言不语,听得女儿与客人逗乐耍口,也只嘿嘿地咧嘴微笑着,是位憨厚的彝家老汉。

“好静啊!”不知谁冒出一句。阿妹像是在

等着这个字,立马竖起大拇指。这又是一宗莲性,“小荷才露尖尖角”。出水之前,不管处于什么泥土之中,不计清浊,它始终是静悄悄的。“接天莲叶无穷碧”,多美啊!可那莲叶在太阳下晒呀,在风雨中拽呀,从不哀苦叫屈,就这么叶卷叶舒,默默地沉于水中静悄悄地成长着。“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荷花,无论有人无人赞美,只静静地孕苞、静静地开放、静静地谢去、静静地长莲。一个“静”字伴随其一生。原来阿妹不动篙、不作声,是怕搅了荷塘的宁静氛围,真个出入莲池、释弄莲性的仙子。

竹筏行至荷塘中央,阿妹不发声了。“惬意吗?”“惬意!”“惬意!”阿妹嫣然笑靥,卖了关子才说:

“和最惬意。你看这荷塘多和谐、和美噢!”顺着阿妹手指望去,只见鱼儿围着莲儿在游,蜻蜓栖息在莲花上,鸟儿贴着莲叶飞,还有那葫芦、浮莲、菱角、昌蒲……疏也好,密也好,大家共汇一池,生在一起、亲在一起、融在一起,和而不同、互敬互让,同甘冷暖、共度春秋。物也哉,人也哉,大家好才是真好!阿妹讲的“惬意”,真义就在此吧。

“客别笑嘎,我唱几句哦。莲有小蛮腰,风雨总不挠,几回打翻飞,弯腰不折腰。”阿妹一边撑篙,一边吟唱着。词语朴素,意境如水。正品味间,风雨来临,连忙打伞,伞有些撑不住了。风雨中,只见莲叶翻滚,莲花摇摆,那莲叶会碎吗,莲花会折吗?不无些许担心。然而,透过风雨定睛细看,雨点没打在莲叶上,积水在荷叶疾速转着圈,然后像从盆中倾水似的被猛地甩出,荷叶安然无恙,又恢复了原样,被洗涤得更加娇嫩了。风雨中的荷花,像在仰天大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哪怕风雨骤,花瓣无点损,红白相间中,显得更加俏丽了。而那娟俏的莲柄,更像是撑杆跳一样,在强风中大弯了腰,但立刻又猛力弹直了身姿。风停雨歇,放眼而望。满塘莲花风骨依然,亭亭玉立,骨立坚贞。这就是莲的骨气!千磨万难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高洁是莲的至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昨夜梦中,闻到一声熟悉而久违的马嘶,大喊一声——我的雪驹,就把自己喊醒了。内子急问:怎么了?我说,我的雪驹在楼下叫我呢。她说,还没醒过来呀?都哪辈子的事了?醒醒,喝一口水,开窗看看,哪有你的雪驹?

果真,楼外只有明月一轮停在半空,银辉洒满古城,显得一片安静。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供职于内蒙古四子王旗区委办公室。那个年代,干部下牧区是常有的事。交通工具只有马匹。全旗只有两辆半旧不新的嘎斯吉普车,分别由旗委书记和旗长乘坐。更无长途公交,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旗里有一座马号(马厩),专供干部下乡骑用的马匹,都由那里饲养。基本上一人配一匹马,下乡的时候去牵就是。我的坐骑是一匹白马,白如雪,精神,线条清晰,四条腿匀称而细长,是走马,走起来像流水。在鞍上,碗里的酒都不往外溢。它通人性,重情谊,我们相处得像兄弟或者战友一般亲密。如果它现在还在,拿宝马车来换,我都不干。因为它懂感情,懂礼数,不张狂。

平时在机关里,隔三五我都要去看它。理理鬃毛,梳梳马背,说说话。当然是我说它听,它能听懂我的话,表达方式是,将双耳立起来或往后移。有时它知道我有感伤,就用头来触碰我,或咳嗽地嘶鸣两声。在草原上行驶,我有绝对的安全感,也不寂寞。时常,我给它唱长调,它以流水般的小跑,回报与我。有时我在鞍上睡着了,它就轻轻地走。假如身子歪了,它就停下来并喷鼻,以提醒我有掉下去的危险。

蒙古民族历来有爱马、惜马的传统。马和牧羊犬是蒙古人的亲密朋友。自从入城,长时间听不到马嘶和犬吠,心里就觉得空空,仿佛失去了一些什么。有关马的民歌和诗作,以及有关马匹的动人故事,在草原上到处流传。蒙古人对马和牧羊犬的感情,是长在骨子里的。没有马的草原,就像没有灵物的荒漠。

据有关资料称,家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的。中国是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蒙古高原尤为早。从黄河下游的山东以及江苏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及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遗物中,都证明距今6000年左右有三个野马变种,已被驯化为家畜。但马的驯化,晚于狗和牛。自古至今,马匹入诗数不胜数。可见马匹陪伴人类,已经走出多么遥远的路。马乃古代人类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请读一下诗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第》)在这里,春风得意是因为马蹄疾。春风和马蹄,已不分彼此。长安,到处开着初春的花。因为主人心急,马懂得主人心情,就飞也似的跑,把个若大的长安城,一日便跑尽了。真是,煞煞人。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狩猎,是古代人的一种娱乐方式。那时没有生态平衡这个概念。草枯季节,猎物无处藏身,猎鹰一看一个准。该是冬春交替季节,雪化掉了,马跑得轻松了许多。猎物就很容易变成囊中之物,何等逍遥。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挥手之间,友人就要辞别远行,而班马也感伤不止。马在这里,替主人表述着离情别绪,识人意。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浓云挡住了去路,家不知在何处?雪下得很厚,拥堵得马都无法前进了。这里,表述一种极其寂寞无助的心情。马,又唱了主角。

这些年交通工具日益发达,五花八门。出门不是乘坐高铁就是乘坐飞机。在北京,解放初期还能看到骑马骑驴之人的身影。如今,连马车都很少得见了。马,被机械替代了。马,走出了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马的感情并未消退,总是想方设法去追踪马的身影。索求有关马的艺术作品,就是方法之一。

记得在70年代末,书画大家尹瘦石刚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就风尘仆仆跑到苏尼特草原,亲近马群画出大量素描。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一切还在无序之中,当然没有专车来接送。由我陪伴他,从旗所在地赛汗塔拉,坐一军用车到白音乌拉草原。

那天,草原上风日和丽,8月的草原安静又祥和。花草长势旺盛,到处是牛羊马群。曾经在内蒙古工作过的他,重回草原不能没有感情波动。当看到一群群奔驰中的马,他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那日,一看到草原,他便要求从驾驶室坐到车厢里来。风中,他的一头白发飘如乱草。他高兴,尤其看到马群,兴奋之态,让我动容。

我们住到大队部,条件极简陋,但十分宁静。空气也新鲜,有肉吃有酒喝。为了让他画马,大队支书让马信将马群每天赶到这里。老画家一见马群就来精神,甚至顾不得吃饭喝水,画呀画。爱马如斯,连我这个蒙古人都有点逊色了。在白音乌拉草原一待就是半个月,他画了大量的马的素描。那一次,他犒赏我一匹奔腾中的马。笔墨简洁而极具神韵。如斯,我便有了一匹真正的蒙古马。至今珍藏于书橱之内。有一年,我去拜访他。他拿出当年曾经轰动重庆的《柳诗尹画联展》的签到簿。当年的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席。柳,就是诗人柳亚子。尹的屈原画像,形神兼备,甚具神韵。

得另一匹马是在70年代末。我来北京参加“文革”后的第一个作家访问团,去东北地区采风。已是故诗人李季先生召唤我参加这次活动的。期间,由女画家何韵兰引荐,我结识了她的先生、画家刘勃舒。他是悲鸿大师的得意门生,画马高手。由此,我又求得一匹好马,此画泼墨雄浑呼之欲出,也是一匹神骏。

在离开草原的几十年间,这两匹马,一直陪伴我度过了听不见马嘶的寂寞岁月。昨夜,有马嘶在梦中,使我一夜无眠。我的大草原,我兄弟般的雪驹,你们可安好?

不妖”,历来为人敬仰。今日莲里之行,给予我很多感触。沉思中,阿妹打开了荷叶包,拿出几根藕,让我尝尝鲜,正待将节掰开,我眼眸一亮,急忙止住并接过头中,仔细端详。过去我小时曾无数次采藕、把藕、赏藕,但从没认真仔细鉴赏过。只见此藕,共有五节,中间一节肥厚粗长些,两边各两节大小均匀。阿妹说这是阿爸一大早采来的。洁白如玉的莲藕,从泥潭里生长出来,污浊的塘底,腐烂不了你的幼芽,侵蚀不了你的肌体,腐败不了你的成长;你不但抵制了泥淖的污腐,还从泥淖中汲取着营养,健康着你的肌体。不骄不躁,茁壮成长,一生永葆朴实、素雅、清纯、高洁。

思绪至此,不禁爽然而释。我请阿妹、阿爸停桨片刻,任那竹筏随风徜徉在塘中。我匍匐下身子,捧起清水洗了洗脸,轻轻抚水,向着莲花默默行着注目礼,不舍离去。

“饭点到啦,客人如若不嫌,就到我家作客吧。”阿妹手指岸边,邀请我们。“我家就在荷塘边,我阿妈做的是莲菜莲饭噢!”这阿妹真会调人兴致!此时,我们已不再当游人赏客,从阿妹、老阿爸手中要过篙和桨,猛力划将起来,不一会儿竹筏便靠了岸。

莲里之行结束了,但莲里之行留给我们的记忆,必将久久地鲜活在我们心中。

梦中马嘶何处达

□查干